

国际饭局上的血案： 明朝日本使节“争贡”引发倭患

在历史上，请客吃饭引发革命的事件确实是不少。公元1523年，明嘉靖二年，大明宁波市舶司设宴招待两拨前来朝贡的“日本友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两帮人酒酣耳热之际自己却打起来了，这场斗殴可不是普通的酒鬼耍酒疯，它不仅规模巨大（被称为争贡之役），而且导致中日之间拉开了一场前所未有奇葩冲突——所谓的“嘉靖大倭寇”。



明仇英绘《抗倭图卷》

一 明太祖版“抵制日货”

说起“争贡”，很多人可能不理解。给人装孙子送礼品，这算什么好事，怎么还要争着抢着上。想理解“争贡之役”的经纬，先说说这两拨日本人争得这个“贡”到底是啥。今天人们说起“上贡”，八成会联想起打够级或者小地痞收保护费啥的。但500年前的明代，“朝贡”的概念不是这样的，它是当时中国唯一获得官方认可的贸易方式。

所谓“朝贡贸易”的制定，要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作为要饭出身的天子，老爷子本来就本着朴素的阶级情感对商业没啥兴趣。加上对于商人，汉族人确实心里有阴影——南宋亡国时，聚居在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曾经趁火打劫，联合蒙古

人干了汉人一家伙，这段经历更是让朱元璋同志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甫一登基，明太祖就明发上谕，要在华的各国商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各安其土”）；至于国内老百姓，皇上以严厉家长口气让他们老老实实在家修理地球、出海经商则想都不要想（“片板不得下海”）。这就是明初著名的禁海令。

朱元璋的禁海令，等于把明朝与外国的民间贸易直接取消了，外国再想跟中国做生意咋办呢？老朱同志想了个奇招——来做生意不行，但来上贡我们欢迎。具体方法是各“藩属（明朝单方面认定的）”，隔三差五带点贡品来孝敬大明。而明朝则以“回赐”的方式，以中国物产回报之。

由于天朝向来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这种

所谓的“朝贡贸易”都是进贡得少，赏赐得多。周边小国们一通算盘打下来，发现面子虽然有点亏，但里子却赚翻了。所以争着抢着拿仁瓜俩枣的土特产来揩大明的油水。老朱家一看这么被薅羊毛也不成，于是制定了所谓的“堪合文册”，赐给入贡的各国使者，要求各国按指定年限定期前来。到了朝贡年份，入贡使者须携带“勘合文册”，到港口市舶司保管的副本进行勘验。人员、船支、数量、货物，勘验无误，才允许进贡。这种官方贸易体系又被称为勘合贸易。说白了，这玩意儿相当于今天的贸易许可证。

既然要搞中央统筹的“许可证贸易”，允许哪个国家能频繁来揩油就有了大说头。像朝鲜、琉球这样离中国近又同文同种的“亲藩”，恨不得一年能来好几回。但偏偏日本，却被定了个“十年一贡”。如此给日本冷脸，是因为明朝一开国两家就闹了个小误会——朱元璋刚当上皇帝，就派使者到日本去让人家认大哥，可日本当时当政的怀良亲王是一二货，一听大陆来人，本能的以为是元朝人又来搞口头骚扰了，直接把使者咔嚓了。等弄明白咋回事儿，想道歉也晚了。朱元璋这厢当然火冒三丈，当下就威胁要教训日本。日本那边一看脸已撕破，干脆回了封国书，大体意思是说：你要战，便来战，反正贵国前朝已被教训的很惨。

朱元璋接到国书后，发现对方说的好有道理，他竟无言以对。愤怒之余，就给日本定了个史无前例的“十年一贡”。

以后的1523年，大内氏派出的使者宗设谦道，带着大明朝新颁发的勘验名册出发，而细川氏则派了使者鸳冈瑞佐，拿着旧文书也往明朝走。两拨人就在交货的宁波市舶司不期而遇了。

当时主管宁波市舶司对日事务的是个大太监，叫赖恩。面对一单生意，两份文书，赖公公估计当时也有点懵。关键时刻，细川氏那厢冲出一位风度翩翩的花样美男，跑到他面前细语几句，公公脸色顿时豁然开朗，说来的都是客，大家就都先安顿下来，带来的贡品就日后细细勘验好了。

扭转局势的这位美男子，是细川氏的副使宋家卿，看名字就知道他是个中国人。身为天朝子民，他当然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虽然本团拿的文书是已经作废旧本，但在宋家卿的“运作”下，收了钱的赖恩还是决定连他们的货也一块儿收了，而且还让他们率先验货，反正回赐是花的公公的钱，又不用他赖公公自掏腰包。

宋家卿从宁波到余姚，又从余姚到绍兴。一路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甚至干掉了明军的一个都指挥和一个千户。直到把整个浙江省都折腾够了才算酒醒，打算坐船回日本。好在老天有眼，这伙流窜犯在海上遇上了风浪，飘到朝鲜被朝鲜军队俘获，最终送回大明被咔嚓了。

以上就是宁波“争贡之役”的梗概。这么一场闹下来，明朝方面是又怒又惊——怒的是日本人居然如此不识抬举，给你个赚钱的机会，你居然来撒酒疯；惊的则是日本武士的战斗力的强悍，宗设带的这帮人一共才稀稀拉拉不到一千人，居然能纵横浙东，在明朝陪都南京附近杀上好几个来回。惊怒之下，嘉靖皇帝觉得既然玩的不开心，就不要一起玩了——下旨停了对日本贸易，自此之后数十年间，中日之间“十年一贡”那点微薄联系，也没有了。日后为祸东南多年的倭患，从这一天起埋下了伏笔。当然，那是另外一个更为奇葩的故事了。

据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台

明朝日本“贡使” 多是海盗商人

整个明代的中日关系主要是围绕倭寇、朝贡和抗倭援朝这三件大事展开的。其中，倭寇最让明朝政府和百姓头疼，从朱元璋建立明朝开始，倭寇就来骚扰，几乎与明朝的存亡相始终。

虽然接到倭寇侵犯的报告后，朱元璋怒发冲冠，为杜绝倭害，有派兵征讨日本的打算，但由于明朝刚刚建立需要休养生息，而且北方元朝势力还比较强大，他感觉还是通过外交途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于是按捺住了怒火。

朱元璋认为倭寇侵犯中国沿海各地至少是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或默许，所以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朱元璋与怀良亲王的几次使节往来非常不顺利，直至最后朱元璋一怒之下决定与日本断绝关系。

不过，《明史》却多次记载说日本来朝贡了。例如，洪武七年七月，有日本人来贡：“未几，其别岛守臣氏久遣僧奉表来贡”。日本使节几乎是年年入“贡”，岁岁来“朝”，但因他们几乎都无表文、国书，朱元璋拒绝接纳。

因为所谓的“日本使者”有真有假。真使者不带表文是不想在称呼上为难（即称臣与否，不带可以回避称臣），而假使者自然没有表文。据《明史·日本传》记载：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可见那些朝贡者多是一些“不得间”的日本“海盗商人”。他们经常到中国或朝鲜进行贸易，往往很不景气，日本那时没有什么可输出的。想购买的东西倒是太多，当自己的货物没有出售而无钱购进的时候，他们一旦发现沿海官府和中国百姓没有防备，就摇身一变成为海盗，抢劫沿岸中国居民。

纵观整个明代的中日交流史，日本朝贡使节和海盗之间的身份总是很暧昧，这也不仅仅是朱元璋一朝的事。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下克上”，即以下犯上、盗贼流行的时代，即使是那些看似儒僧的或打扮成儒僧的使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强盗习气。

中国正史中就不乏日本贡使“变身”为海盗的记载，如《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七就有如下记载：明景泰四年，日本“贡使至临清，掠居民货”；天顺初，“其王源义政移书朝鲜王，令转请遣使谢罪，廷议使臣不得仍前肆扰”；成化四年十一月，“倭使伤人于市，曲赦之”；明孝宗弘治九年三月，日本国王“源义高遣使来京，还至济宁，其下仍持刀杀人，诏严防禁”。

以上史实可见，明朝防日本贡使亦如防盗一般。

据趣历史

二 一单生意两份账

这个“十年一贡”，可把日本人憋坏了，明明离得这么近，日本的经济体量超过东亚其他国家。中日之间如此稀薄的朝贡贸易，当然满足不了日本商人的胃口，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可是朱元璋定的规矩在明朝被称为“祖制”，理论上是万世不可易的。无奈之下，双方最终达成了个变通——进贡虽然还是十年一次，但一次去的体量却大的惊人。朝贡制度确立仅仅50年后，日本朝贡明朝的商船已经达到9艘，人数上千，单日本刀就达到近万把。其疯狂程度，很有点今天中国游客到日本血拼的架势。

这么大一单生意，做的人当然爽翻了，什么“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根本不成问题。但问题是谁来做呢？考虑到日本当时正在经历幕府时代，这事儿理论上是在幕府将军说了算。但问题是，当时日本正在经历“室町幕府”时代，该幕府名义上的

掌权人足利氏也算倒楣催的，大部分政令出不了京都的门。所以勘合文书一到，往往将军还没开口说话呢，生意单就已经被底下的各个大名分了。这么有组织无纪律的分配方式，当然早晚要出事儿。

话说明正德八年（1513年），明朝给日本进贡使者颁发新勘合文书，文书还没被送到京都走程序，路过九州岛时就被当地大名大内氏截下来了。软蛋的将军对这种明摆着不给领导面子的行为无可奈何，只得批准。但盘踞在京都地区的另一个大名细川氏却不干了，大内氏他们惹不起，就死皮赖脸的跑到将军那里去闹。将军对这种武装上访行为也是好脾气，翻了半天箱底儿，突然发现N年前还剩了一份旧的勘合文书，于是硬着头皮拿出来塞给了细川氏。细川氏那边也不知是没文化还是见识浅，居然真就这么被糊弄了，欢天喜地地拿着旧文书回家准备到中国去揩油。

这么处理当然早晚要露馅，到了十年

合本来就是给足利将军家的，您家硬抢来有啥合法性？

打人打脸，揭人揭短。正说在兴头上的宗设被这么一呛恼羞成怒，当即拍案而起。鸳冈那边也不是怂包，也踢翻了桌子准备开打。做东的赖公公倒是不拉架，立刻端茶送客，大家要打可以出去打，打完了再回来做生意。

按理说，两拨来进贡的使团，在别国的土地上一语不合拍起来，充其量也就是酒鬼斗殴的级别。但别忘了，日本由于享受“十年一贡”的“特殊待遇”，每次来的人都很多。最关键的是，两帮人带来的贡品中有一宗重要物品——日本刀。这个商品让大明对使团进港就解除武器的法令形同虚设。宗设响应赖公公号召下了酒席桌后，立刻回家散发武器，而后带着亲兵掉头杀回宴会厅。损完了人的鸳冈瑞佐此时还在跟赖公公喝酒呢，当即被斗杀。作陪的公关先生宋家卿眼见此景被吓得花容失色，立刻在明朝军队保护下开溜。杀红了眼的宗设倒也不客气，一路追着

三 二杆子使节借酒撒疯

大内和细川的矛盾，看似就这么解决了。但有人对这种安排很有些不爽，那就是宗设谦道。作为大内氏的正使，对于本家十年前拦路打劫抢来的“正版文书”，宗设是很看重的。可如今宋家卿靠受贿手段，居然抢在自己的前头先验了货，宗设估计心里已经不是很爽了——当强盗享受待遇居然顶不上干行贿赂的，绿林好汉的尊严何在啊？

真正将宗设点炸的，是市舶司当年五月为两拨使团安排的一次酒宴。赖公公估计也是好心，听说两拨人有过节，可能是想借着酒宴和天朝威仪帮着调解调解。可是一落座，宗设的脸上立刻不好看了——“盗版”细川氏坐在上手的位置，自己却屈居下手，搞得跟个跟班似的。所以在酒席桌上，宗设就开始给大家普及版权知识教育，表明自己的正当权利。没想到细川氏那边得了便宜还嘴欠，正使鸳冈瑞佐出言讽刺，说您打住吧，堪